

· 同时代人书系 ·



我们内心的冲突

谢有顺 著

广州出版社

· 同时代人书系 ·

我们内心的冲突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内心的冲突/谢有顺著. —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1
(同时代人书系)

ISBN 7-80655-058-5

I. 我… II. 谢…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6721 号

·同时代人书系·

我们内心的冲突

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东风中路 503 号 邮政编码:510045)

番禺市石楼官桥彩色印刷厂印刷

(地址:广东省番禺市石楼官桥村 邮政编码:511447)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8.5 万字 印张:8

印数:1-3000 册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发行人:黎小江

责任校对:袁朝阳

责任编辑:王霞

封面设计:卢菁

发行专线:020-83550968

020-83554068

ISBN 7-80655-058-5/G·19

定价:13.00 元

自序

这些年，我在各种场合遇见文学界的师长，都能听到别人称赞我年轻，但我一刻也没有忘记，年轻往往与肤浅联系在一起。所以，我写作多年，发表的字数已经不少，却从来没有主动去谋求出版的机会，因为内心实在不觉得这样一些文字被辑录起来有那么重要。我出生在一个两年前才通电，至今还未通公路的闽西山村，在全县最差的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前不知道什么叫共青团员，上大学前只读过《人民文学》和《福建文学》两种文学杂志。可以说，我的成长过程中几乎没有受任何有关文学的熏陶（从小到大父母亲未给我买过任何一本课外书），即使是现在，我家乡的人们也不知道我究竟在干些什么。我既没赚上钱也没当上官，在那个偏僻的乡村，被认为是无所事事的人。我会在上大学后开

始写作文学批评，不仅让许多熟知我的人感到意外，也让我自己感到意外。每当我听到别人讲他小时候怎样津津有味地读《艳阳天》、《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谈论着鲁迅时，心里就羡慕得半死。要知道，我就连《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样著名的民歌，也是到了大学后才第一次听到。这对于我们这些“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生的一代人而言，实在是罕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发觉得这种先天不足所带来的遗憾是多么的深。

而我恰恰又是一个后天不努力的人，从不写日记，也从不做什么读书笔记，沿袭了我父亲身上所有的懒惰习性（为此我不止一次痛恨过自己），甚至由于常年的生活动荡，读过的书也都不知扔到哪里去了，没有一本带在身边。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圣经《传道书》十二章十二节说得非常好：“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好像终于为自己的慵懒找到了借口。这些缺点，决定了我不可能写出什么学术性很高的作品来，这也是我不愿轻易将自己的文章结成集子的主要原因。在这个学术成了一种夸耀的时代，似我这种兴之所至、从自己的感觉与理解出发的写作，该处于什么位置，是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但我还是借着这次朋友的督促，把过去写的属于文学批评类的自己较满意的文章挑了出来，重读的时候，许多地方离我现在的看法已经很遥远，但也有不少的地方令我自己很感动，当时心里就在想，或许我疏远冷漠的学术，注重文学与自身当下生存境遇的互相阐释，实在也是我的个性所致，它反而助长了我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文风，并非什么坏事。这也算是一种自我安慰吧。我

读书不多，就是想学术也学术不起来，惟一能做的，便是用自己能够把握的方式尽可能地说出内心的真实。

我虽不勤奋，自思头脑还是没有闲着的，也常常在内心追索为什么写作，为什么活着，它们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等问题。在我的心目中，文学从来就不是独立于我们生存之外的事物，它在我们的生活之内。任何与我们当下的精神、当下的生活细节不发生关系的文学，都是让人厌倦的。我们有什么理由漠视自己的生存境遇呢？鲁迅的伟大，我认为，首先就在于他对自身为奴的境遇有深刻的自知，他于是有了斗争的起点。俄罗斯思想家尼·亚·别尔嘉耶夫在谈到 40 年代的生活时说：“在这个有着轰炸、杀戮、集中营、拘捕，及其数不胜数的苦难的血腥时代，我一直坚持着思考关于恶、关于苦难、关于地狱、关于永恒的问题。”这句话一度吸引了我。我当然没有别尔嘉耶夫的深度，与他的生活处境也不同，但我每次回到乡下，看到一张张被苦难、压迫、不公正舔干了生气的脸，这些问题就会奇怪地折磨着我。这是一种内在的斗争，我对现实的矛盾、怀疑、追寻由此展开，而心灵一旦向这些事物开放，就会很自然地敏感到生活中每一个细节所传递过来的切肤之痛。索尔仁尼琴曾说，文学和艺术“重述不能达到心脏的事物是徒劳的”，它补充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的另一句话：“美将拯救世界。”

沿着这样的思考路径往下走，使我过早就远离了批评中属于技术主义的部分，诸如修辞、反讽、叙述风格等命题。作为学问，我尊敬它的研究者，但于我来说，它距离我的心灵却太遥远了，我更愿意相信神学家蒂利希所说的，艺术所要呈现的是“无论如何与

我相关”的事物。我写作小说评论，许多的时候，是从个人对存在的理解开始进入的，结果我发现，它与作家之间的交流依然有效。这一点让我感到兴奋，我由此可以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展开对世界、对个人内部事物的追问。蒙田在说到类似的问题时，曾不无幽默地说：“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另一方面，我也经常提醒自己，要对迷恋于发表和出版数量的行径保持警惕：图书馆的书已经汗牛充栋了，如果仅仅希望在其中增加一本，那有什么意义呢？除了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内心外，我们实在找不到更为高贵的写作理由。

4

克里玛在分析卡夫卡如何从完全是个人危机（出于捍卫个人写作的自由而对婚姻的恐惧）中进行写作时总结道：“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这是对卡夫卡最深刻的理解，也是写作所能达到的最高领域。我同样希望，写作能够缓解我内心的恐惧、矛盾和不安，带来真正的慰藉，从而描绘和捍卫属于我个人内心的事物：我的疼痛和寒冷，我的现实和梦想。我把自己的第一本书取名为《我们内心的冲突》，别无其他，不过是想提醒自己，写作仅仅与个人内心的冲突相关，它不是什么轻松的事业，更非可以由此获利的手段。

对我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

谢有顺

1999年1月9日

目 录

第一辑 写作的尊严

- | | |
|----|----------|
| 3 | 写作与存在的尊严 |
| 12 | 真实在折磨着我们 |
| 25 | 新时代的批评 |
| 31 | 写作的难度 |
| 38 | 写作是信心的事业 |
| 45 | 朴素的写作 |
| 51 | 重获抒情性 |
| 57 | 写作：回到存在 |
| 63 | 大师没有现身 |
| 69 | 今日的艺术与理想 |
| 84 | 写作与意义问题 |

第二辑 存在的追索

- 97 乌托邦及其待解的问题
119 先锋就是自由
139 再度先锋
157 与虚无相遇
169 不信的世代与属魂人的境遇
191 大地乌托邦的守望者
212 忧伤而不绝望的写作
225 最后一个浪漫时代
- 247 后 记

第一辑

写作的尊严

写作与存在的尊严

写作还有什么尊严可言？经过了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们，都无法忘怀阿多诺的忠告：“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真是触及写作者的灵魂。奥斯维辛一直到今天仍不停地提醒我们，集中营的经验不是仅仅关系到某个民族（犹太人）或某个人（希特勒或阿道夫·艾克曼），它践踏的是普遍的人性与每个人的尊严。真正的写作者不应该是地域风情或种族记忆的描绘者，他所面对的是人类共有的精神事务，自然，他的所有斗争也应该是为了换回人类在 20 世纪业已失落的尊严。当他这样想时，就肯定会对集中营、古拉格、广岛轰炸的经验有一种切肤之痛，因为他是人类中的一员。再没有什么比写作强调地域的概念，或者以古怪的方言俚语写作更让

人感到厌烦的了。一个作家靠这些来建立自己的风格是可伶的，还有什么比这种自我定位更脆弱呢？就像梵高笔下的向日葵不会只呈现欧洲的面貌一样，卡夫卡的那只大甲虫我想也不会只是奥地利的品种，而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那艘因瘟疫不能靠岸的船写的不仅是哥伦比亚的那个部落，它恰好是人类境遇的有力表征。

又有几位作家真正希望自己在人类的视野中被照亮呢？现在，我除了对一些作家斤斤计较的写作风格表示警惕外，他们靠连篇累牍的出版获得的名声也使我敬而远之。爱默生在《论自然》中讽刺那些富人们说：“如果富人像穷人所想像的那么富有该多好啊！”我也要，如果一些作家真的像读者所想像的那样有成就该有多好啊！名望与尊严是有根本不同的。名望可以经由机遇、出版、旁人的赞美而赢得，尊严则只能从自身人格与未明事物之间的斗争中所建立，它与勇气为邻，与怯懦相对。罗纳德·海曼在《卡夫卡传》中有这样的记述：临终前卡夫卡在病床上还坚持通看《饥饿艺术家》的校样，“他不禁长时间泪如雨下”，“我这还是第一次共同体验到卡夫卡表现出来的这种感人方式，他始终具有一种超人的控制力”。当我读到这样的段落时，觉得卡夫卡在这一次泪水中获得了他作为一位作家的全部尊严。《饥饿艺术家》所进行的斗争是难以言喻的：“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您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这样的惊人段落没有为卡夫卡生前带来任何名望，却为他死后带来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尊严。

现代作家所有的暧昧在于，只提声望，不提尊严。在那个由名、利、权所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消解机制里，大部

分作家低下了他那颗本应高贵的头颅。过于严重的生存苦难，与过于容易获得的安逸享受，形成了尖锐的对比，没有多少人再愿意深入存在的核心进行心灵的历险。查尔斯·纽曼在《后现代气息》中所说的“所有的人都腰缠万贯，然而所有的人都一无所有”的生存悖论已经非常普遍，它是失去了对人类的终极关切的自利思想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萨特的女友波伏瓦在她的一部关于道德的书中说得好：“如果生活只是为了维护自身，那么活着便仅仅是未死而已，人类的存在与愚蠢的草木便无法区别了……”

人与草木的区别，就是人的尊严所在。我想，写作无非是不断地提醒人类这个区别的存在，使人类不至于跨出自身存在的本位，像草木那样卑贱地活着，或者像动物那样自相残杀，毫无理性与道德感可言。人之为人的神圣使命是无法忘却的，无论你是接受神圣命令的引导，还是接受人类理性的支配，你活着，都必须是为着维护人类共有的尊严与光辉。这是真正的自我实现。那些伟大作家终生所追求、所陈明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一点：怎样才能有尊严地活着？我们所论及的写作的尊严与这一点是密切相关的。一个作家不可能在自身存在的价值与尊严得到确立以前，先在写作中获得尊严。存在的尊严与写作的尊严是一个问题。

人存在的价值与尊严感的丧失所带来的结果，马克思把它称之为“非人化”；尼采认为是个人正在依靠一种“奴隶道德”生活，被完全淹没在群氓之中；卡夫卡则以格利高尔这个寓言来说明他没能实现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从而丧失了他作为人的潜在可能性。尊严的丧失，就意味着自我的腐朽、人性的放弃、存在的失败，这是当代思想混乱的一个重要根源。或许我们还可以追想一下卡夫

卡《审判》中K的遭遇，这个人被莫名其妙地逮捕，且求告无门，可他也从未想过用一种更有力的方式（如反抗）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他那到处奔波找法官、找律师、找法院的过程，表征现代人失去了起而反抗那使他遭受不幸的人的能力。有一个细节是重要的，在教堂里，神父对K高声叫道：“你难道什么都不明白吗？”神父这种有失中产阶级神职人员体统的尖叫，体现了一个有深刻尊严的人对于另一个人的焦虑与不安、关怀与担忧，可这并没有唤醒K内心的生存勇气。最后，当那两个死刑执行者递给K一把刀，让他自尽时，K那点存在的尊严可以说是丧失殆尽了——他甚至不能了结自己的生命。这是一幅真正让人沮丧的图画。看来，尊严的维护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阻碍我们过上那种有尊严的生活？在本世纪初，弗洛伊德把它解释为是我们在性方面所遭遇的困难，即因性冲动与社会禁忌之间的冲突所带来的性受挫的思想；到20年代，另一个奥地利心理学家奥托·兰克认为，我们内心潜藏的自卑感、失败感和罪孽感，是使我们的存在走向完美的真正障碍；到30年代，卡伦·霍妮强调的是个人与群体之间的敌意；50年代，美国的罗洛·梅则把空虚、厌倦、孤独、焦虑以及面对自我的威胁，归结为是现代人主要的心理困难。这是有道理的。此后，一种无意义生活之痛苦的确一直困扰着现代人。也许我们还记得，1964年间，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一群学生突然跑到街上，宣传人生没有意义。从此之后，将生活无意义的思想付诸行动的事就见怪不怪了。安东尼奥尼在1966年导演的电影《放大》的宣传海报上公然写道：“杀人无罪，爱情无意义。”这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问题。接下去，就是吸毒、性解放以及建议在城市的饮用水中放迷幻药等

6

极端的行为了。

是的，应该不厌其烦地说这些，它让我们明白的是，一个世纪来，人性怎样在人性自身的局限中节节败退。吸毒、暴力、性解放、自杀以及希望通过迷幻药在大脑中找到真理等现象，都是人的存在放弃人性后所必然发生的事，它早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就暗示了这些迹象及发展趋势。在我看来，整个 20 世纪的文学都未能逃脱卡夫卡所出示的人性限度。这种人性自身的局限性所带来的障碍，如何成了卡夫卡终生斗争的对象，照样，加缪、福克纳、博尔赫斯等人也都在重复这些母题：障碍、局限性、交流的不可能、存在的合理性、乌托邦及其道路，等等。

正是这些人，使我们看到了什么是存在的尊严以及放弃尊严之后的景象。只是，当我们向他们表示敬意的时候，遗憾也接踵而来：存在的幸福几乎无一例外地在 20 世纪的文学中消失了。“他人即地狱”，存在本身成了一种灾难，一种悲剧。不是作家们不愿意给出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幸福，是幸福本身在我们这个时代丧失了赖以出现与生长的基础。承认这个事实是残酷的，要在这样的境遇里挽回尊严也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多数人是表现出冷漠，不介入，以外在刺激来消解内心的痛苦，只有少数人起而反抗，期望到达新的价值领域。为此，梵高出现了精神错乱，尼采发了疯，博尔赫斯经受着盲者的悲痛。但那个虚无的事实依旧存在，时刻威胁着我们，阻碍我们成为一个有理性、有道德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没有放弃反抗，努力维护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的作家，在我们的时代便成了真正的英雄。我们需要这样的英雄。他们是时代的先声，存在责任的担负者，爱的英雄，意义的追索者，站出来生存的人，以及在人类精神衰败的潮流中站住的中

流砥柱。他们与摩西、以赛亚、约伯、耶利米、耶稣、老子、马丁·路德、但丁、斯宾诺莎、托尔斯泰、爱因斯坦等人一道，成了人类文明史上最辉煌的部分。今日人类的堕落就是因为与这些人割断了联系，与传统的信仰、价值割断了联系。人一旦走上了自己为自己的生存负责的道路，绝望就在所难免了，因为人固有的局限性决定了人永远不可能为自己的生存负责。我曾经说过，20世纪的哲学是告诉我们人的缺陷在哪里，而20世纪的文学与历史则进一步告诉我们，这些缺陷是我们所无法承受的。难怪阿多诺看到死亡营地的恐怖性后，说他进一步证实了布莱希特的满怀沉痛得出的结论的真理性，即，文化大厦是建筑在狗粪堆上的。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74年发表的惊世之作《古拉格群岛》更是证实了这一点。“恐怖之窟”我们至今思之还不寒而栗。在索尔仁尼琴写作之初，有许多人劝他“让过去的过去吧”，还说：“如果常常牢记过去，会失去一只眼睛的。”可是，索氏加上了一句：“这句谚语的下一半是：忘掉过去，你会失去两只眼睛。”这句话至今依然有效。多数人已经失去了这两只眼睛，成了真正的盲者，而博尔赫斯这个盲者，在对世界真相的洞察上却比任何人都清晰，这就是现在的事实：失去了价值视力的群氓所代表的“公众意见”正在引导现代人的生存，正在成为无名的权威。现代人随波逐流的原因就在于受了这种无名权威的支配，这让我想起瞎子领瞎子走路最后一同掉进坑里的故事，或许，对人类来说，那个坑就在前面不远了。

鉴于此，一部分有良知、有尊严的作家、艺术家、哲学家、神学家一直没有停止对人类这一危险境遇的大声疾呼，目的是为了让人类回到正确的生存道路上来，正如旧